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今年春节不回“家”

□徐光惠

母亲打来电话：“崽儿，你们啥时候回来团年？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豆腐乳，床也铺好了，早点回来哈！”

母亲年逾八旬，住在百里外的妹妹家，就盼着一家人团聚，过一个闹热年。本打算年三十去妹妹家与母亲一起过年的，但疫情当前，我们决定取消原计划。

“妈，您看新闻没有？很多地方都倡导就地过年，您看咋办？”我不忍心直接拒绝母亲。

“这样啊？我晓得那个病毒传播很厉害。唉，那你们就别回来了，等疫情过了再说吧。”听得出母亲的声音里有些许失落。

母亲虽没啥文化，却如此通情达理，我心里稍感欣慰。

昨天去菜市场买菜，在平时经常光顾的王大姐的摊位，准备买点莲藕炖汤。她戴着大口罩，正拿着手机与人视频聊天。王大姐是附近村里的农民，大儿子在新疆打工，小女儿还在读高中。前几天，王大姐还高兴地对我说，大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过年，她已经置办了很多年货，还给未来的儿媳妇准备了大红包。

三峡腊月香

□李曉

三峡腊月的门，是被一架沉沉老石磨推开的。群山逶迤腾细浪，乳白山雾，袅袅炊烟、滚滚地气混同交织，发酵成勾魂年味。

王大爷家的老石磨，平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，老石磨上甚至爬满了星星点点的苔藓，远远一望，有着出土文物般的庄重憨态之相。腊月还没到，王大爷就开始清洗磨沿磨槽里的尘灰泥浆了。这架老石磨，还是王大爷的父亲亲手做成的，那个三峡岸边远近闻名的老石匠。石磨采用山崖边的大青石做石材，大青石通过纯手工雕凿成扁圆柱形，在两扇圆盘间凿出一道道斜纹，那叫磨齿。磨齿与磨齿之间咬合，推动着挂在房梁上的磨手把，石磨发出啾啾呀呀转动的声音。在磨口里喂入大豆、玉米、稻米，混合着石磨里的矿物质，碾压成粉末的粮食，溢满了来自大地深处的沉香。

腊月里，王大爷缓缓推动石磨，他家缠着头帕的大娘，端着被泉水泡了一夜的黄豆坐在板凳上，一勺一勺往磨口里喂入黄豆，琼浆玉液般的豆汁从磨槽流到木桶里，很快，一大桶粘稠的浆汁就盛满了。推动石磨，得掌握恰当节奏，快或慢了，往往会把往磨口里喂食的手拌住，几十年的老夫老妻，连对方眉毛一挑、嘴唇一翘，都会明白彼此心思，如上下磨盘之间磨齿的契合，夫妻之间早在日子里达成了默契。把豆子磨成的浆汁放入一个大布袋里摇动，滤过豆渣后，渗出最纯净的豆汁，倒入一口大铁锅里煮沸，尔后点入石膏粉，慢慢凝固，冷却后再切成小坨，一块纯手工做成的豆腐就降世了。把豆腐加进刚宰杀的半肥土猪肉，放入地里掐回的翠绿蒜苗，在柴火熊熊的铁锅里翻炒成一道农家回锅肉，一口吃下去，黏嘴流香。

如要做成豆干，便将其摊放在簸箕里，放到通风处晒至半干，再把晒得半干的豆腐放入腌腊肉的瓦缸，在猪血水中浸泡半月左右，拿出来晒干，这样做的豆干，有肉香漫漫的盐味，成为三峡农家的地道年食。

在王大爷家这架老石磨的转动里，有着对过年的期盼，也缓缓浮现起老父亲和逝去亲人们的模样，他们仿佛凌空而降来到人间，与后世亲人在腊月里聚拢，蒸腾着人间喜悦的年味年香。

王大爷家的三儿子，大学毕业后在天津成家立业。腊月晨曦里，

“你们就留在新疆过年了啊？那好吧，我给你们寄点香肠腊肉，等疫情稳定了，早点把儿媳妇带回家哈。”

王大姐关掉手机，眼圈有些发红，对我说：“不回就不回吧，万一路途上遭传染起病，这年也是过不好的。”

买好菜付过钱，王大姐开始收摊。“这还不到中午，你咋就收摊了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得回趟家，赶紧把香肠腊肉给娃儿寄去。虽说不能回家过年，也要让他一样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。”王大姐风风火火离开。

提着菜往家走，突然接到邮局快递员的电话：“徐老师，你有两张汇款单，方便来拿吗？”

我加快脚步来到小区门口，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穿着工作服，戴着口罩，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。

“你们也快放假了吧？”我问。“我老家是河南的，不是倡导就地过年吗？今年就不回去了。”他笑答。

“是啊，这疫情真够闹心的，让很多人都不能回家过年。”“没事的，公司领导为大家准备了年夜饭，让我们不回家也能过个温暖的年。等疫情过去，再回家团圆。”他发动车子，消失在街头。

我在王哥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一张当年回乡拍的老照片，是老家簸箕里的豆干，放在瓦屋顶上晾晒，一只麻雀飞来啄食，旁边，是笑眯眯的王大爷，大爷也不去赶走麻雀。我记得仁厚的大爷说过一句话，麻雀吃害虫有功劳，吃点豆干又算啥啊。大爷把腊豆干带到城里，给我一半，另一半，托我快递给天津的王哥。一块老家的豆干，通过舌尖传递，搅动着胃里的悠悠乡愁。

在三峡的腊月里，我的那些老乡们一天也没闲着，那叫忙年，忙年的喜悦，在千山岭岭沟沟壑壑青砖黛瓦处奔腾窜动。香肠挂在门前枝桠上晾晒，柏树苗熏得金黄的腊肉挂在房梁上、老灶台上，飘香在年关里。还有簸箕簸箕里摊开的糯米汤圆粉、红薯粉、蕨根粉，这些经历了季节里风雨雷电的食物，再次以粉身碎骨的方式，在青瓦屋顶上接受着腊月雾气腾腾里的阳光照耀，成为三峡乡间过年的道道美食。

在三峡的腊月里，腊八喝粥、腊月二十三祭小年、腊月炊柴，这些都得隆重登场，似乎也是对除夕到来的一次预演和彩排。腊八粥，在三峡群山环抱的座座老院子里，在乡村振兴的古色古香民居里，家家户户喝腊八粥，这是祖先们绵延下来的一种民俗，一种腊月里乡情洋溢的民风。五谷杂粮熬成的腊八粥，你端一碗给我家，我端一钵送到他户，有着对来年的郑重托付，风调雨顺，万事吉祥。去年腊八那天，我来到一个叫长寿山的大院子喝粥，百岁老人冯婆婆正瘪着嘴笑眯眯地喝乡邻端来的粥，说，好甜啊！有老乡认真地数了数她嘴里的牙，还有11颗。腊月二十三，农历小年，祭灶神，清扫房前屋后尘，是不变的民俗，还要烧些纸钱，意思是送灶王爷上天路用的盘缠细软，还要给灶王的坐骑准备一桶水和一些草料，供作喂马之用，祭祀时口中喃喃诸如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的口诀，我那些三峡山野人家的乡亲，心思真是细腻啊。腊月里上山砍柴，手持砍刀，一刀一刀劈劈啪啪砍下去，背回柴禾，一垛一垛堆码整齐，寓意是把“财”带回家，也供年关烧火做饭用，收拾了草木葳蕤之山，也好让草木在来年的春风中生机勃发。

农历24个节气，在腊月里收尾的节气只有一个，叫大寒，大寒过后就是除夕了。大寒的凛冽气流飘远，奔来人间大地的，就是春风吹拂，万物生长的新年了。

我们的节日 春节

寒辞去冬雪 暖带入春风

进入腊月，就真的是“看到看到要过年”了。

看到乡下人家杀年猪、城里街道张灯结彩，年味就真的愈加浓烈了。

一直以来，过年都是阖家团聚，来来注注地过，热热闹闹地过。然而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各地纷纷倡导就地过年。毕竟，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。

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相信你即使身在异乡，这年味也可以一样浓郁一样温馨一样绵长，还那么别开生面非同寻常。“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”，诗春暖花开、疫情好转，定会迎来欢聚团圆。



就地过年

□向求玮

“年深外境成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”，说的是人离开了故乡，就有了浓浓的乡愁，然而，在旅居的地方待久了，也就把他乡当成了故乡，把异乡的朋友当成了自家的亲人。是啊，要不怎么有“第二故乡”的说法呢。

生我养我的第一故乡和长期安身的第二故乡，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添内涵扩外延顺时序应潮流的完整的丰富的“故乡”，每个人心心念念、难离难舍、难忘难了的“故乡”。

按传统习俗，过年要阖家老少聚在家里、团在一起，挤挤挨挨地过，来来往往地过，热热闹闹地过。但是，如今新冠病毒尚未消停，所以，很多地区和单位都倡导人们尽量就地过年。今年这个年，这年味要事先分离开来，在故乡飘散，在异乡飘散，在世居或迁居的故乡老屋新屋周围团转飘散，在上班或旅居的异乡房舍居室周围团转飘散。

那么，这年味、这异乡的年味，是不是还是可以那么浓郁，那么温馨，那么绵长，那么令人回味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就地过年，同样有个年，同样是个年，同样过个年。也有杀猪宰羊；也有置办年货；也有春联门神；也有拜年慰问；也有领导关怀；也有朋友陪伴……年假不短，闹够

□黄海子

我一直认为，年味是从乡下的冬至开始的。在乡下，冬至一到，农活就都停止了。

人们被闲下来的时光安稳着，除了偶尔算计来年的一些事情外，更多的时候就蛰伏在深冬里。此时的旷野早就肃穆下来，时间缓缓的，像农家的炊烟，慢得让人可以数清那些白色的烟的颗粒。

冬至一到杀年猪，就是眼前最要紧的大事。在乡下，如果一户人家连年猪都没得杀，那就证明这家至少在这一年里虚晃了光阴，没有脚踏实地地去劳作。因此，不管家境殷实的，还是日子紧巴的，每家每户的猪圈里或大或小都养有一头或几头猪等在那里。家境殷实的，猪杀得大一点，多杀两头；日子拮据点的，等冬至一到，把早就养在圈里的，拖拉出圈来。

年猪一杀，乡下的年味就弥漫开来。家家的灶头顶上，皆横挂着一根木棒，木棒上面，挂着杀年猪后，为过年准备的整的猪头、猪尾，以及被分成块状的猪肉。煮饭时的烟熏火燎，让挂在灶头上的肉发出浓烈的香味，随风到处溜。

此时的乡下孩子，看着一竿子的肉，闻着满满的腊肉香，常常嘴馋地问大人：“那个猪头我们好久才能吃哦，腊猪耳腊猪舌头煮熟了香得很。”大人脸上挂着笑容，嘴里却假意呵斥：“不好好去读书，只知道吃、吃、吃。你若把吃的心思放在读书上，我看你啥子事都能成。”大人呵斥完毕，又道：“过年了，就能吃猪头肉了。”孩子回道：“好久才过年嘛？”大人说：“冬月过完就是腊月，正半年腊半月（意即正月过得很慢，腊月过得非常快——编者注），到了腊月，就快了。”

而冬至刚到，在城里奔波的，就接到从老家过来的电话：“冬至都过了，马上就是新历的元旦节了，元旦节

□陶灵

渝东北农村杀年猪要雇请刀匠，他们提着竹篮或背着背篓来，里面装有刨子、铁钩、撑棍、插钎和各种刀具。放血、刨毛、破边……一切停当后，主人家要招呼刀匠喝顿酒，同时叫来周围团转的乡邻。

便于做腊肉，筒子骨、脑壳骨头和一些杂骨都剔了下来，炖在柴灶上的大铁锅里，白浪翻滚，煮上一盆热气腾腾的蔬菜旺子汤。再割一块鲜肉，抓一把泡椒、泡姜，合着刚从地里扯来的蒜苗，炒上几大碗。大家热热闹闹、有说有笑地端着一碗苞谷或红苕老白干，喝转转酒。这是那个年月难得的一顿“牙祭”，叫“吃庖汤”。庖，厨房、厨师、烹调之意。现在很多人误写成“刨猪汤”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烫皮刨毛时的那一锅脏兮兮的开水，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重庆一位老作家说：“大家习惯了‘刨猪汤’，写成‘庖’，没得几个人认得到，找不到是啥子意思了。”的确，有些地方干脆就叫“吃杀猪饭”，直截了当。小时候，我们渝东北一带杀年猪时，又常听大人喊：“来我屋头吃旺子汤哟！”

旺子就是血，说是川江烧胡子喊出来的。他们忌讳多，豆腐叫灰毛，船为木，易腐，不可说。帆与“翻”谐音，称布条。见血不吉利，便喊旺子。旺本为盲，指动物死后流的血。《左传》里有一句“土刳羊，亦无盲也”，大意为“男子杀羊时没见血，不吉利。”盲，读音“荒”。因口头传播，久而久之，误读误写为旺。

吃庖汤也好，刨猪汤也罢，明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，为何要喊“吃旺子汤”？

有一年，我在渝鄂交界的小山村做农业项目，一天

了玩腻了吃饱了喝足了，跨过鼠年的尾和牛年的头，有的单位已作了周详安排：等年过了，疫情好转了，各位还可以轮流错峰回老家看看，补过一个春暖花开的年。

你在他乡就地过年，老人孩子亲戚六眷在老家就地过年，思念是难免的，牵挂是难免的，但，不是有手机么？不是有电话么？不是有微信么？不是有抖音么？不是有语音么？不是有视频么？聊上几句，几十句，几百句；看上一眼，几十眼，几百眼；说不完的知心话，道不尽的体贴话，越唠嗦越好，越肉麻越好，到时大家都来晒一晒各自的新年寄语吧。

此刻我想起了两个词儿，一个叫“伫望”，一个叫“照看”，前一个说的是父母想念儿女，后一个说的是父母照料儿女。儿女在外，过年不回来，那么就伫立高处朝着远方眺望吧；父母在外，儿女在老家，过年不相聚，还是一样可以“照看”啊——在视频上看孩子哭着笑着叫爸爸妈妈，看那调皮鬼伸出双手恨不得抓破手机屏幕……

相思的距离，拉得越开情意越长；过年的聚会，一旦打破惯例，超越时空，心与心反而可以更紧密地贴在一起。公历2021年、农历辛丑年的这个春节，就这样跟往年一样，跟往年不一样地“就地”而过吧。也许，一个人此生中从无先例的、多年难遇的、非同寻常的、别开生面的这一个月，会在心灵屏幕上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呢。

年味

一到，就要进入腊月了。”末了，在电话里继续唠叨：“若你们要回来，我们就等你们回来杀年猪；若你们忙着不能回，好好工作，注意身体，我们把年猪杀了、腊肉做好等你们回家来过年。”

再看看行道树上上市政人员正在张罗的彩灯，小区内、商场墙上提前打出的祝福新年的用语，除了感叹时光的飞逝，心里却有了更多的感慨。

也有因为忙生计，过年也不能回家的，或者响应倡导就地过年的。看着到处张扬的新年气氛，想着远方的亲人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辗转着，想着马上就要到的年，想着曾经在家过年的场景，一些人和事，就定格在那里，自己也被定在那个场景里，走不出来。辗转着辗转着，天就亮了。天一亮，时光又去了一天，时光去了一天年也就更近了一天，年味就更浓了。

长住在这个城市里的，看着那些年年来的“候鸟”们在大包小包地购置过年的礼物，准备一有闲暇就寄回老家或者等放春节假就顺带回老家的，心里自然也想起了不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亲人。于是也开始给亲人通电话，聊境况，末了，面上若无其事，心里却极其认真地“随意”问一声：“今年要带着孩子回来过年吧？”如果回答说，一定回来。问的人心里就多了幸福，有了安稳。如果回答说，现在还不能定，到时候争取吧。问的人脸色就不那么从容了，心里也莫名地起了牵挂，嘴里却说道：“我们就是随口问问，你们打算你们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就行。”

亲人要回来过年的，想想他们喜欢啥，就去买点来放在家里，等他们一到家，看着喜欢的，自然更欢喜。亲人不能一起过年的，想想在一起时，他们都喜欢这里的什么，就买点什么给他们寄过去，算是寄一份牵挂，一份祝福，更多的是寄一种说不上来的心思。

看着乡下不断升起的灿烂烟花、城里闪烁着的喜庆霓虹，年就有了年永远的味道。

旺子汤

下午，从城里拖了台小型挖掘机去施工，当地很多村民跑来看热闹。当天晚上，素不相识的村民余老伯硬要我和驾手去他家宵夜（吃晚饭）。这个小山村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，余老伯家看起来还比较贫困，饭桌摆在土瓦房的灶屋里，低矮的房檐上吊着一盏节能灯，发出灰白的光。满桌子的菜，每样分装两碗，各摆一方，拈菜时手不用“过河”。余老伯笑眯眯地站在桌旁说道：“没得菜，让你们走路了。”确实没得菜，除了蒜苗和青椒，全是肉。喝酒吃饭中，只要我一伸手拈菜，余老伯就不停地招呼：“吃辣子、吃辣子。”这一声声“吃辣子”的招呼，完全是一种客套话。

我突然就明白了，小时候听到的那一句“吃旺子汤”的喊喊，分明是老一辈人的谦恭。

我以为是余老伯请吃饭，是因为我们刚到，还没安顿好，出于山里人好客的礼节。

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，工地上来了一个中年农民，看我们挖掘机作业，默不作声。看了一会儿他就往回走，丢下一句话，像是对我们说，又好像不是：“中午你们莫弄饭，到我屋头来吃。”我们一时没摸着头脑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细娃儿给我们带路。

接下来几天，村民们像是商量好的，排着轮子请我们。其实他们各家准备各的，如果今天这家请了，他家就安排明天，下一家再等后天。没人安排，没有目的，也没一点要求，就这么简单。

我认识的一位央视导演，1996年时在云南墨江的村子里拍马帮纪录片。他说，那里的老百姓非常热情、好客。他们并不是看中我们媒体的重要性，村民们连电视都没看过，那里不通公路也不通电。只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他们觉得应该对我们好。

